

红楼怨梦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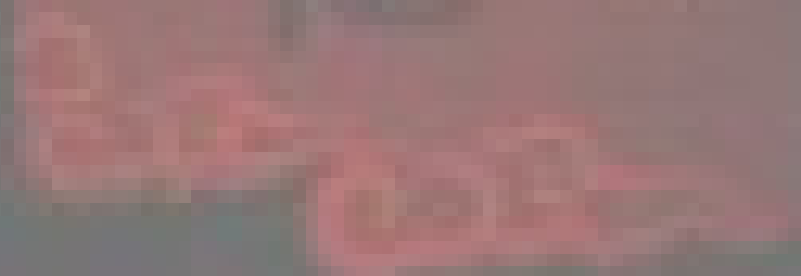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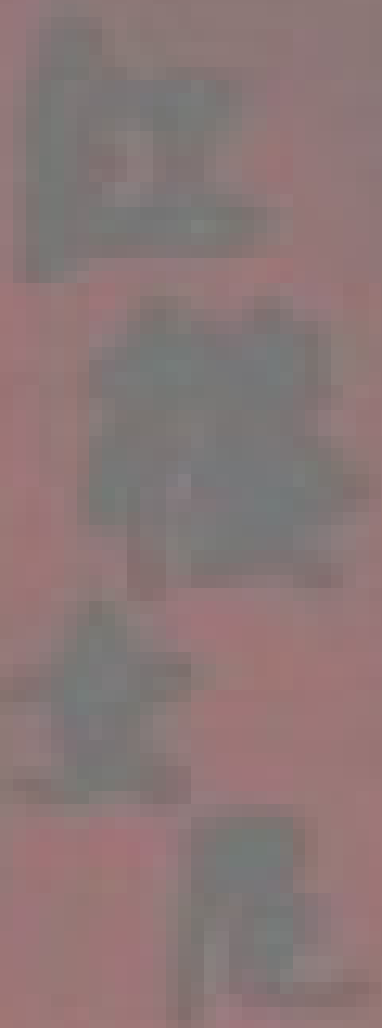
第二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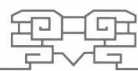
朱浩文◎著

红楼女尼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北極經緯圖





红楼女尼

红楼梦之第二部

朱浩文◎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女尼/朱浩文著.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 - 7 - 5013 - 3636 - 4

I. 红… II. 朱…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1127 号

书 名 红楼女尼

著 者 朱浩文

出 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 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火炬印务(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毫米) 1/16

印 张 22.00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3 - 3636 - 4/I · 221

定 价 38.00 元

《红楼梦》人物表

(一) 妙玉一家

杨文斌——杨川父——杨川（父）
 ×
 （曾祖父） （祖父） 李婉苏（母）

（小名：淼淼）
 （女）杨白玉
 （法名：妙玉）

(二) 尼姑

秋菊 （妙玉贴身丫头，法名：慈心）
 慧静师太 （姑苏蟠香寺住持，妙玉师父）
 心安 （蟠香寺尼姑）
 王妈 李妈 （伏侍幼年妙玉的嬷嬷）
 爱圆师太 （京都牟尼院住持）
 沁香 鹤仙 （伏侍妙玉的小尼姑）
 雅安 雅宁 （伏侍妙玉的老嬷嬷）
 智心 （栊翠庵尼姑）
 静安 （水仙庵住持）
 宁安 宁静 （水仙庵尼姑）

(三) 贾氏族人

贾 复 贾 演 贾 源 贾代化 贾代善 贾 母 贾 敷
 贾 敬 贾 赦 贾 政（字存周） 王夫人 邢夫人 贾 珍
 尤 氏 贾 琏 凤 姐 贾宝玉 贾 环 贾 蓉 贾 琮
 贾 蔷 贾 珠 贾 萍 贾 兰 贾 芸 李 纨（李宫裁）
 贾元春 贾迎春 贾探春 贾惜春 贾巧姐 赵姨娘 秋桐

(四) 贾氏亲眷

薛姨妈 薛 蟠 薛宝钗 薛 蝌 薛宝琴 香 菱 夏金桂
 史湘云 林黛玉 邢忠夫妇 邢岫烟 王 仁 李 婶 李 纹
 李 绮 王子腾夫妇 史鼎夫妇 刘姥姥
 板 儿 尤二姐 尤三姐

(五) 荣宁两府奴仆

赖大	赖大家的	赵嬷嬷	来升(赖升)	林之孝	林之孝家的
周瑞家的	张材家的	吴兴家的	郑华家的	来旺家的	来喜家的
王善保家的	吴新登	兴儿	旺儿	张妈	柳嫂
柳五儿	赵天栋	赵天梁	鸳鸯	琥珀	鹦鹉
珍珠	袭人	晴雯	麝月	秋纹	紫鹃
雪雁	金钏儿	玉钏儿	丰儿	平儿	春纤
莺儿	文杏	司棋	绣桔	侍书	翠墨
人画	翠屏	素云	碧月	小红	臻儿
彩云	彩霞	小螺	芳官	碧痕	小燕
四儿	莲花儿	茗烟(焙茗)	墨雨		

(六) 贾家清客

单聘仁 卜固修 詹光 程日兴

(七) 其他

北静王爷(水溶)

忠顺王爷(董贵)

魏公公 钟新(北静王府管家)

张大龙(北静王贴身侍卫)

洪光(诨号:钻山豹 忠顺王贴身侍卫)

罗云(诨号:坐地虎 忠顺王贴身侍卫)

王英(诨号:黑狍狐 忠顺王贴身侍卫)

陈忠(诨号:锦毛鼠 忠顺王贴身侍卫)

徐松(诨号:独眼狼 忠顺王贴身侍卫)

秦典(诨号:花蟒蛇 忠顺王贴身侍卫)

欧阳(诨号:草上飞 忠顺王贴身侍卫)

孟福(诨号:湖中怪兽 忠顺王贴身侍卫)

赫尔泰(刑部侍郎、钦差) 郭师爷(赫尔泰师爷)

高圆圆(忠顺王小妾) 兰花(杨川妻李婉苏贴身丫头)

噶札哈礼(后任江南总督) 梁青(原江宁浦县知县,后任姑苏知府)

夏守忠(都太监) 周贵人 吴贵妃 吴天祐 醇老爷

山子野 甄应嘉 甄宝玉 王太医 马道婆

张道士 曹大人(江宁织造) 蒋玉菡

李大人(姑苏织造) 张先生 柳湘莲 张德辉 梅翰林

贾雨村 崔明桂(贾雨村师爷) 李快腿 仇二

娇杏	大黑	二黑	卫若兰	陈也俊
南安郡王	西宁郡王	东平郡王	梁思成（边城县知县）	
梁佳丽（梁思成之妹）	神仙姐姐	警幻仙姑	观世音菩萨	
癞头和尚	跣脚道人	凌波仙子	龙山村小店店主	
山野小店店主	山野小店小二（瘦猴）	高个子盗贼		
矮个子盗贼	人贩子老大	孙财主	玉春楼鸨母	

目 录

第一回	
张侍卫星夜赴江宁 杨总督受惊回内房	1
第二回	
七龄童避难姑苏尼庵 十岁女梦游太虚幻境	11
第三回	
老师太开讲圆觉经 小姐妹遇险增情谊	21
第四回	
忠顺王凌晨传密令 北静王夤夜下对策	29
第五回	
透信息梁青左右逢源 避风险慧静稳中求安	39
第六回	
老师太精演先天神数 小秋菊观赏梅海白雪	47
第七回	
决战古镇大龙出奇招 密赴京都师徒避风险	55
第八回	
封贵妃后宫传佳音 迎省亲贾家忙筹划	65
第九回	
贾宝玉显才大观园 杨白玉应聘枕翠庵	75
第十回	
梦会贵妃弹琴论诗 痴迷西厢妙词通心	85
第十一回	
美妙玉初遇贾公子 丑道婆又助赵姨娘	95
第十二回	
使魔法姐弟俱中邪 用通灵双真除妖道	105
第十三回	
议盛况妙尼忆往昔 说攀亲老道惹祸起	115
第十四回	
纨绔公子惹祸挨打 佛门女尼暗自牵挂	125

第十五回		
秋爽斋结社联诗	栊翠庵纵论海棠	133
第十六回		
史太君设宴缀锦阁	刘姥姥巧答骨牌令	141
第十七回		
栊翠庵品茶说古今	奉茶具妙尼藏私心	151
第十八回		
久相思心病添身病	梦中会七弦传凡音	161
第十九回		
会众亲贾府添佳人	传喜讯妙玉遇旧邻	171
第二十回		
众姐妹争联即景诗	贾公子入庵乞红梅	179
第二十一回		
庵门女尼迷途不知返	凌波花仙谄言相规劝	189
第二十二回		
慧紫鹃巧试真情心	贤岫烟诉说肺腑言	199
第二十三回		
清明祭奠爱女畅心扉	仲春贺寿妙尼愁送礼	209
第二十四回		
贾公子生辰开夜宴	槛外人下帖表心意	217
第二十五回		
贫寒女明言解难题	富贵玉暗奏弦外音	227
第二十六回		
重温教诲纵论乐与忧	复看回帖遐思又入梦	237
第二十七回		
乱哄哄查抄大观园	怨切切丫头遭搜检	247
第二十八回		
呆霸王受挑唆擅闯佛门	妙女尼论茶道智退莽汉	257
第二十九回		
观对弈心乱棋更乱	听抚琴弦断神也断	267
第三十回		
妙玉坐禅走火入魔	秋菊失踪惊动贾府	275
第三十一回		
贾存周急谋应对计	崔明桂巧荐李捕头	285

第三十二回

老张妈贪财起祸端 李快腿设宴探真相····· 293

第三十三回

保仕途雨村编谎言 护弱女薛蟠动真情····· 303

第三十四回

薛公子救人心切赴龙山 柳大侠仗义相助妥安排····· 313

第三十五回

传家宝埋藏旧佛寺 杨白玉转移水仙庵····· 323

第三十六回

险获救瓜洲又遭难 陷淖泥终成风尘女····· 333

第一回

张侍卫星夜赴江宁
杨总督受惊回内房



此乃开卷第一回也。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按照章回体小说“开宗明义”的要求，也为了使列位看官在阅读本书时能了然不惑，笔者有必要先来说一说这部《红楼女尼》的来历。

众所周知，当年曹氏雪芹以自己的亲历亲见为蓝本，以宝、黛、钗的情感纠葛为主线，呕心沥血、披阅十载，方写出一部不朽的传世佳作《红楼梦》，掐指算来，迄今已有二百五十年了。二百余年来，不少研红学者一致认为曹氏雪芹这部《红楼梦》写的是一部“千红一窟（千红一哭）、万艳同杯（万艳同悲）”的大悲剧。无论是书中的主角林黛玉、薛宝钗，还是史湘云、秦可卿及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姐妹，乃至王熙凤、李纨、巧姐、妙玉，虽然她们都出身于名门望族富贵之家，但她们的人生际遇和结局，却都与幸福、快乐无缘，其情其悲、其忧其怨皆一言难尽。尽管伟大的曹氏雪芹才思超人，手中握有如椽之笔，心中装满了十二金钗的故事，也愿饱蘸血泪、不惜笔墨去一一描写她们；然而，当他一提起笔来，却受到了文学创作自身特点的制约，在具体展开故事情节和进行细节描写的过程中，不得不有所选择，或主或次，或详或略，在所难免。位列十二金钗之末的妙玉，一则她不是贾氏族人，也不是贾氏亲眷，她不过是贾家为迎接贵妃娘娘省亲而请来作为摆设的一名带发修行的女尼；二则她虽是十二金钗之一，也为曹雪芹时刻牵挂，但她毕竟不是宝、黛、钗这条主线上的人物，作为书中的配角，有关她的故事就自然而然地被省略了许多。为此，笔者也和列位看官一样，在读完《红楼梦》全书后，不免生出一些疑问：其一，妙玉出身于富贵人家，缘何会在年幼之时遁入空门，成为一名带发修行的女尼？其二，据研红学者说，她虽是大观园里一名带发修行的女尼，却和园中诸多妙龄少女一样，心中难免不涌动着暖暖的春意；尽管她竭力压抑自己，可在她结识宝玉之后，更使她心潮起伏、彻夜难眠；然而，她的身份和处境，却让她无法说出心中的一切。难道她真的暗恋上了宝玉不成？其三，最使读者牵挂的是她最终的结局如何？若说高鹗续书所写，并不完全符合曹雪芹创作意图的话，

那么，其真相又该如何呢？为了满足列位看官的探求心理，消除大家心中的种种疑问，笔者特在《红楼梦》原著前八十回的基础上，参照书中第五回《红楼引子》、《红楼梦》人物十二支曲、金陵十二钗正副册子中妙玉的判词和脂批中有关提示和暗示，以及近、当代红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融入本人的读红心得体会，经过潜心研究、精心铺排、大胆创作，历时数载、几易其稿，终于把妙玉列入《红楼怨梦》长篇系列小说中的主角，围绕她的人生经历，写出了这部以《红楼女尼》为书名的章回体小说，把它奉献给列位看官。凡本书中用到“梦”，或用到“幻”等处，亦是本书之立意本旨，特在此先行奉告，还望列位看官不要误读错解为是。切记，切记。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一日黄昏，宫中的魏公公伺候皇上入寝后，见皇上睡得十分香甜，便悄悄地退出来拉上隔帘，来到门外仔细嘱咐了两个守夜的小太监一番，便前往马厩挑选了一匹好马，飞快地出了宫门，直奔东大街北静王府而去。约半个时辰后，他来到王府，不走正门，却从秘密通道——王府的后花园边角门径直进了内室，向尚未入寝的北静王爷传递了一条有关江南总督杨川的绝密信息。因事关杨川一家的生死，北静王待魏公公走后，立即写了一封密函，亲手交与他的贴身侍卫张大龙，令他连夜出发，昼夜兼程过黄河、长江，赶赴江宁送信。张大龙深知使命重大，不敢怠慢，迅即骑了一匹能日行八百的蒙古马离京而去。待张大龙不辞劳苦赶到长江边，登上一艘过江的三帆船，已是第三日的傍晚时分。张侍卫望着滚滚流动的江水和模糊不清的对岸，心里明白：看来今夜三更前赶到江南总督府，见到杨川老爷已是确定无疑。三日来，悬在心头的这块石头可以放下了。

这是一个秋冬交替的日子。地处长江边的江宁一带，按照往常年份，要到小雪节气，才会显露出初冬的景象；可这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刚过了立冬，已是寒风凛冽、落叶飘零、万木萧条。白天尚有一丝暖意的太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阴冷。到了傍晚，浓黑的云层压得低低的，憋得人们有点儿透不过气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阴霾的天空中居然飘舞起了大小不等的雪花，夹着稠密的雨点落了下来。此时江宁城里外出赶热闹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见阴冷的天气越变越坏，再也无心在街上游逛，一个个小心翼翼地手拉着手，踩着又湿又滑的石板路面，紧缩着脖子往家赶；那些路边设摊、扯开嗓子拼命叫卖、一心想多赚几个铜板的小贩们见此情景，心里明白此刻就是扯破嗓子、跌价出售，也不会有什么生意可做了，于是也都忙不迭地开始收拢各自的货物，装筐的装筐，打包的打包，准备挑担回家。其实此刻离天黑透还有个把时辰，但昔日那人头攒动、你推我搡、无比喧闹的街面上已是人影少见，加之沿街各家店铺纷纷合上门板歇业谢客，那情景已然像

往日下半夜那样冷落了。倒是那些豪门大户，虽然大门也已紧闭，可屋里、厅堂上却是灯火通明、人来人往。那些知趣的丫头、媳妇们，不等老爷、太太吩咐，已将炭火盆生起，早早地伺候着主子们吃过热气腾腾的晚饭，一边收拾干净桌面，一边递上热毛巾和香茗，让主子们暖手、品茶。要在平时，吃过晚饭到上床安歇还有一两个时辰。这段时间里，往往是各家各户大人小孩聚在一起聊家常，说笑话，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可今儿个不少人家，尤其是那些懒散、怕冷的太太、小姐们，此时哪里还有心思落座闲聊？故此，她们一吃过晚饭，放下碗筷，草草地洗了一把脸，连茶也不吃一口，便急不可待地用热水烫了脚，然后回到各自的卧房，一头钻进用汤婆子暖了的被窝，做那美滋滋的好梦去了。

鼓交三更，雨停了，雪却越下越大。不多时，大街小巷的路面上，高矮错落的屋顶上，大大小小的院落里已是白茫茫一片，就连密密麻麻、左右交叉的树桠上也都缀满了雪花。突然，城南大街的西边驶来一匹高大的枣红马，只见它驮着一个雪人，划破夜的宁静，踩着雪道，朝着大街东头的江南总督府飞奔而去。不过片刻工夫，扬鞭策马的张侍卫已在总督府门前纵身下马。

急骤的敲门声惊动了正在大门口耳房内轮值守夜的老管家钟新。这个时候来了不速之客，心里不甚高兴的他不得不移步来到紧闭的大门前。刚拉开门的一角，便见一个白花花的人站在门外，还没等他认出来者是谁，那人已气喘吁吁地叫了起来：“快、快……钟、钟老管家……快、快领我去、去见总督杨老爷！我、我是京都北静王府的……去年来过……你、你该认得我……今、今儿个十、十万火急……快！”老管家钟新在总督杨老爷身边已逾二十年，是个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一听此话，心里已明白，想必京城里发生了什么大事牵涉到了杨老爷，要不然北静王爷也不会差遣他的贴身侍卫如此心急火燎、不远千里星夜赶来。于是，也不多语，只说了声“你随我来”，便三步并作两步，径直将张侍卫带进内房。

其时，总督夫人李婉苏已带着七岁的女儿森森上床安歇，一向习惯于熬夜批阅公文的总督老爷杨川则还在灯下伏案忙碌着。尽管前厅外面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他并没有觉察，还在埋头看公文。直到老管家钟新敲门，带着张侍卫进来，连喊了三声“老爷”，他才闻声抬起头来。他见来人不等老管家禀报，已“扑通”一声在他面前跪了下来，大声道：“启禀杨老爷，北静王爷命小的日夜兼程赶来，专程给老爷递呈一封密信！”说罢，当即从怀里摸出一封密函交到钟新手里。钟新不敢迟疑，又连忙上前一步交到总督老爷手上。

接过信函的瞬间，敏感的杨川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只见他皱着眉头，急速打开密封的信函，凑到灯下细看。其实不用细看，他便从熟悉的水溶体楷书中认出此函确系北静王爷亲笔书写，何况信尾还盖有北静王爷水溶的玉玺。大概是因为当时事情来得十分紧急，原本端庄的楷书已变得有点儿零乱和潦草。此刻杨川哪里顾得了这些，连忙一口气看完。原来北静王爷告诉他，他从魏公公口中获悉，京城里他们的宿敌——忠顺王爷已伙同他的多名同党联名奏本弹劾他，历数他蔑视上司、独断专行、网罗亲信、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残害百姓等诸多罪状。皇上阅后极为震怒，已选定刑部侍郎赫尔泰为钦差，不日将南下缉拿他。根据当朝律条，外任三品以上官员获罪时，未经皇上特许，不得就地斩杀，须押解进京问罪。据此，北静王估计杨川一时半刻尚无性命之忧，但家产将被悉数抄没，只怕还会殃及家人，故此特派他的贴身侍卫张大龙星夜赶来报信，望他从速安顿好家眷，以免家人受累。至于家中贵重物品，如有合适可靠之处，也可先行藏匿……

杨川看了一半未到，额头上已经沁出冷汗，脸色也由红变青，由青变白；加之心中心极度震惊，拿着信函的手也微微哆嗦起来。可他毕竟为官多年，官场上的风云变幻，他不仅所见甚多，且曾多次身临其中。尽管宿敌一伙一而再、再而三地设计陷害他，然而每次他都能逢凶化吉。这其中缘由，当与北静王等有权有势的人物明里暗里保护他分不开。原本他以为，有北静王爷这座靠山，只要皇上不轻信宿敌一伙的诬告，他这个江南总督也就能稳坐钓鱼台。谁知这一次……不知何故，变了风向，惹怒了皇上……连北静王也保护不了他……罢了罢了，其间内情一时不得而知，光坐在这里空想担忧又有何用？面对这场就要到来的灭顶之灾，眼下最要紧的还是趁赫尔泰尚未南下之时，尽速采取措施保护家眷，对，保护家眷！想到这里，他一边吩咐老管家钟新好生款待送信的张侍卫，一边心急火燎地赶进内房。

列位看官想必会说，像杨川这样身居高位的二品大员，一定是父母健在、妻妾成群、子女众多、财富显赫的大家庭。其实不然，他的父母早在几年前已经仙逝，至今家中仅留有一妻一女，因其妻未能为他生子，也曾多次劝他纳妾，以便早日添子继承香火，但均被不近女色的他拒绝。就是身边这个独养女儿森森，还是在他爱妻三十岁上才怀的。故夫妇二人一直把森森视为掌上明珠。至于说到家中财富，因多年为官清廉，家中除了珍藏着一箱祖传的古董宝物和书画外，再无其他值钱的东西。闲话不提，且说杨川回到内房，见夫人已带着女儿安睡，外屋两个守夜的丫头还在打盹，便亲自拨亮油灯，放轻脚步来到床前，低声道：“夫人，夫人，你且起来，我有要紧话与你说！”李婉苏闻声睁眼一看，见丈夫脸色异常，哪里还敢迟疑？忙披衣下

床，合上帐帟，和丈夫一起来到圆桌前坐下说话。婉苏道：“老爷，出了何等大事？这么晚了，你不安歇，反倒要我从热被窝里起来与你说话……”杨川叹了一口气，接上话道：“事出无奈，事出无奈。今夜天寒，受了凉了病，那不是闹着玩的。你先把衣服穿好，我再与你细说。”杨川见夫人穿戴好，又在外面加披了一件羊皮小袄，这才把北静王爷的密信递与她道：“这是北静王爷派他的贴身侍卫骑快马日夜兼程送来的。看来一场大难就要来临。我是朝廷命官，既然皇上下了圣旨，我已无法脱身……好在王爷他通报得早，我才有时间来安排你和淼淼。从时间上推算，顶多十日，赫尔泰就会到达江宁。所以，我不得不连夜与你密商，否则，羊落虎口……”杨川的话音未落，婉苏已大受惊吓，哭泣不止。杨川见状，忙又道：“夫人，夫人，事已至此，哭有何用？小心惊醒了淼淼……眼下当务之急，得赶快想出个万全之策来妥善安顿你们！至于我，你也不必过于着急，北静王爷不是说了嘛，我是二品官员，按照当朝律条，钦差来了，也只能把我押解进京问罪。我估计到时王爷他一定会出来说话，保我性命无忧……”婉苏哭道：“说什么保你性命无忧，难道忠顺王爷此番还会轻饶了你不成？！再说，那赫尔泰乃是忠顺王爷的死党，一向为人奸诈狠毒，如今他大权在握，会不会公报私仇，先找个借口置你于死地？！抑或明的不能来，来暗的……”杨川道：“不不不，你别胡思乱想，朝廷律条岂能任意变通？！他哪有这胆量擅权枉私！”婉苏道：“他不擅权枉私就好……但愿老天保佑咱们，让北静王爷保你过了这关，我和淼淼还有盼头……不过话说回来了，在这命悬一线生死未卜之时，咱俩还得有个准备……”杨川不解道：“夫人的意思是……”婉苏抹去泪水道：“咱俩今生有缘，结为夫妻。你我不是早就说过，虽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却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今日你有大难，如若真的被那伙奸贼害了，我自然要跟了你去的！”杨川急道：“罢罢罢，今几个晚上咱们且先不说生呀死的，还是先想办法送你们母女出去要紧！”婉苏毅然道：“我的安危你不用考虑，我决不会离开你一步。唯有咱们的孩子淼淼，她可是咱们的命根子。这孩子来之不易，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一年到头不是咳喘发热，就是喊肚子疼。为了给她治病调理，你我这几年没少操心，也没少花银子，虽说后来买了几个替身入了尼庵，也未见有所好转。眼瞧着她身子骨如此柔弱，偏又命运不济，让她遇上了这场大难……”婉苏说到这里，又忍不住抽泣起来，边哭边道：“淼淼是个女孩子，虽不能为你杨家传宗接代，可她毕竟是你我的骨血……就是天塌下来，也要保住她的性命！”说罢，已泪流满面。杨川眼眶里也噙满了泪花，他竭力控制住自己道：“夫人所言极是。只是这一时半刻……”婉苏收住泪道：“莫急，莫急，有道是：天无绝